



关于徐特立,几乎不用介绍,众人皆知,毛泽东的老师、20世纪初湖南教育界的“长沙王”,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极其丰富多样。不过,他还有个鲜有人知的称呼:徐外婆。



1963年2月徐特立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生欢度50周年校庆。



徐特立(前排左四)与留法同学合影。

记忆档案
叁拾叁号

当年,长沙有位“徐外婆”……

湖南民国教育轶事

壹

『你是不是就当外婆了?』

“徐外婆”的称呼是在他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,学生赠送的。

有一次,有个女孩子找到他,泪流满面地诉说自己想读书的强烈愿望,当时,她正怀有身孕,没有学校愿意找这麻烦接收她。但徐校长特别理解一个女孩子想读书的心情,于是破例收她入学。

有天夜里,这个女学生突然要分娩了,徐校长得知后,立即披衣出门,叫醒校工,打开学校大门,把接生婆请到学校,并腾出房子,帮助接生。孩子生下来后,徐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,向大家说明情况,要大家抛弃社会上的偏见,接纳她。本来有些学生对同学在学校生孩子的事不以为然,现在听校长这么说,都觉得校长这么理解女学生的难处,是个非常慈爱的人,所以对校长更加尊敬、喜爱。他们团团围着校长,向校长道喜,并亲昵地说:“校长,这孩子出生了,你是不是就当外婆了?”从此以后,徐校长的称呼就被“徐外婆”替代。



徐特立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起植树。



1949年,徐特立和夫人熊立诚。

贰

给一位穷学生买蚊帐,办『购书折子』

作为外婆式的校长,当然要了解学生在学校的伙食情况。所以他经常与学生一起同桌在食堂吃饭,以便随时解决问题。有的学生调皮,不按学校的作息时间生活,他就经常在学校宿舍值夜班,睡在学生的寝室旁边,以便就近督促、关心他们。如看到有的学生很晚了,寝室里还亮着灯,还在里面喃喃咕咕,他就站在窗下喊:“睡吧,要睡了,很晚了啊!”有个学生脚上长了疮,他得知后,那段时间便经常提来热水帮这个学生洗脚,并帮他敷上药,直到学生的伤口长好。

还有个从乡下来长沙读书的学生,父亲去世得早,家里很穷,母亲卖掉了家里的棉被和床单,才凑够孩子进城读书的盘缠。到了学校后,连买蚊帐的钱都没有了,在长沙漫长的夏季里只能忍受蚊叮虫咬。徐校长知道后,觉得这样会影响孩子的休息,立即自己掏钱买了床蚊帐帮他挂好。后来,徐校长观察到,这个学生特别爱读书,也特别会读书,但是家里经济困难,很多想看的书没条件看到。于是,就用自己的工资帮这个学生办了张“购书折子”,方便他随时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书。这个学生果然不负校长的厚爱,长大成人后成就就很大。他就是田汉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的词作者。

叁

血气方刚的『跳槽』达人

这样的事做多了,有人不理解。不理解就罢了,还常常加以讥讽,认为堂堂校长竟然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,有失尊严。徐外婆却很坦然地说:“校长、教员关心爱护学生,是应尽的职责。”话是这么说,但有几个校长、教员做得这么好?所以,对学生,徐校长真的是有做外婆的心肠。

不要以为这个婆婆妈妈的徐校长只是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,他其实很有社会地位,是一个敢作

敢为的人。辛亥革命后,他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,相当于现在的省人大副主任。但当他觉得和议会的一帮人合作不愉快时,就辞职不干了。后来,他又被聘为湖南省教育司的科长,那可是当时省级教育行政最高当局里的一个官员啊,可由于他的主张总是得不到采纳,他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,对不起,不奉陪,又辞职了。他后来觉得自己还是最适合搞教育,只有面对学生,他才什么都做得好。

肆

讲到激动处『断指写血书』

最能体现徐校长血性的一次,是有一年他到长沙修业学校演讲。他在台上激情四溢、口若悬河,历数帝国主义的罪恶,对当时政府的无能、卖国、腐败、专制痛心疾首。当时正是夏季,天气奇热,但徐校长的心更热。他讲到激动处,忽然跳下讲台,跑到伙房,拿出一把菜刀,又冲到台上,“咔”的一声,当场将自己左手的小指砍下了一节,又当场血书:“请开国会,断指送行”,表达自己对建立民主国家的强烈愿望。后来这个“徐特立断指写血书”的事,在全国广为传诵,激起了很多人的爱国主义热情。

1940年后,徐特立到了延安,七十多岁了,又是人人皆知的毛泽东的老师,大家都尊称他“徐老”,但他仍然没改其生猛的个性。激情来时,跳到延河里洗个冷水澡,能把旁人担心得要死。1949年后,在北京,听到有人反映,有些学校的老师体罚学生,他桌子一拍,眼睛一瞪,大声斥骂:“这些人没有人性!”



演讲断指处——长沙修业学校操场。

这是违法的,应该加以处分!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教育好老师,有亏职守!”

他一辈子对学生,都是这种外婆心。■文/罗慧

连载

“我与你夫人可是老相识”

其实,颜希晓与乔越只见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大街上看到乔越与陆祈晨,那时候陆祈晨对她的界定只是朋友,颜希晓也没记到心里去。第二次就是最后分手的时候,她看到陆祈晨与她在一起缠绵拥吻,毫不犹豫地,上去就甩了陆祈晨一个巴掌。现在希晓站在李子睿旁边,时不时地浅佻在他身旁。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给眼前这个女人看。因为一进门,她便感受到那如刀般的眸光向自己射来。

行宴之时,她与李子睿分坐在乔越的两边。“李总和颜策划是刚结婚?”乔越手执酒杯,侧头与李子睿一碰,“两位结婚应该告诉我的,我虽然与李总不认识,但是与你夫人……可是老相识。”“是吗?”李子睿笑,浅抿一口酒应道,“希晓很少提起。”颜希晓不想让这样的话题进行下去,“乔小姐和我们不是一个层面,所以,我怕我说以前和你认识,会被当成是攀附权贵。我这样的小人物在社会底层苟且偷生就得了,不敢去希望你们上流人的生活。”希晓笑得大方恬然,“所以找个男人,安心过日子最实际。”

相信以乔越的聪明,她肯定明白她话里的意思。却没料到,乔越有意无意地老向他们敬酒,李子睿还好说,可希晓却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子睿竟不看她一眼。颜希晓不禁委屈,在乔越再一次将酒端来后,终于将最不愿意使用的理由抛出来:“乔小姐,不好意思,我怀孕了……”“怀孕了?”乔越有些惊讶,“你与李总有孩子了?”“这话问的。”李子睿突然轻笑,“当然是我们的孩子。”只听乔越笑声响起:“恭喜啊,你们结婚才两个月,这就有孩子了?”

很隐私的问题,隐私到颜希晓都没有合适答案来回应,而且听乔越这

语气,颜希晓竟有些心虚。希晓不知道她与陆祈晨最后那缠绵一夜,这个女人是不是知道。如果知道,算日子推时间,很有可能推断出来。这个念头一下占据了颜希晓的整个脑海,直到李子睿的轻笑声再次传来才恍然抬头。“乔总没听说过吗?我们广告界,最讲究的便是效率。有些事情,必须要速战速决。”他礼貌地与乔越碰杯,看向颜希晓的眸光多了几分凌厉,“孩子满月那天,还希望能邀您赴宴。”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。只见乔越点头:“那好,如果按日子推算,或许祈晨也能参加你们的满月宴。”

(12)



《拼婚》
妖冰 著
重庆出版社